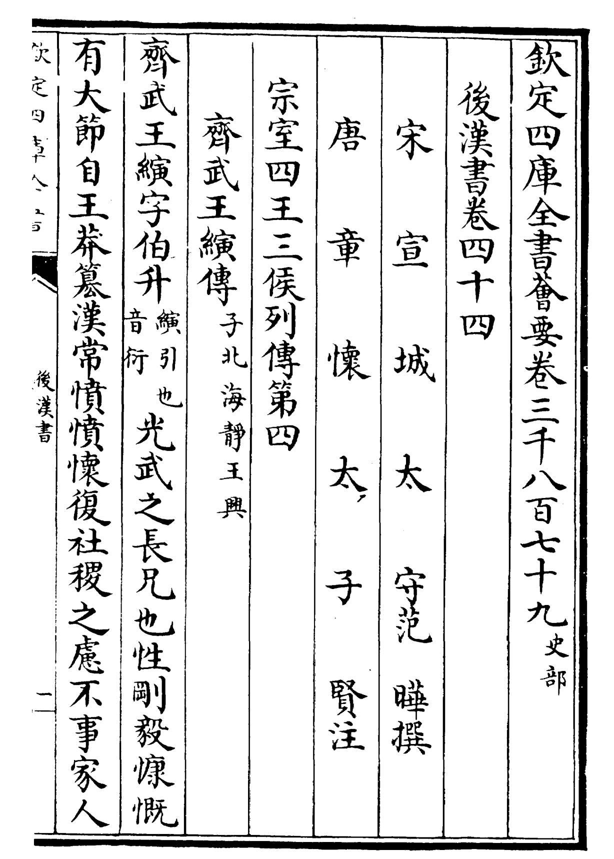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七十九　史部

後漢書卷四十四

宋　宣城太守范　曄撰

唐　章懷太子　賢注

宗室四王三侯列傳第四

齊武王縯傳　子北海靜王興

齊武王縯字伯升縯引也音衍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簒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

居業傾身破産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東觀記曰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蟲蔽天盜賊羣起四方潰畔）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武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升自發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柱天者若天之柱也都部者都統其衆也）使宗室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合軍而進屠長聚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

棘陽因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姊元弟仲皆遇害宗從死者數十人伯升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北陽縣有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潢淳水酈元注水經曰諸水二湖流注合為黄水又南經棘陽縣之黄淳聚又謂之黄淳水在今唐州湖陽縣蕭該音淳作諄者誤○劉攽曰潢字據注唯當作黄臨沘水阻兩川間為營絶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伯升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宜秋聚名在沘陽縣乃往為

說合從之執下江從之語在王常傳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旦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賜陳潰阜軍望見散走漢兵急追之却迫潢淳水斬首溺死者二萬餘人遂斬阜賜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聞阜賜軍敗引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衆焚積聚破釜甑鼓行而前破釜甑示必死也鼔行而前言無所畏也史記曰項羽北救趙渡河沈船破釜甑與尤茂遇育陽下戰大破之

斬首三千餘級尤茂棄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蕭該音義亦作塾引字林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埻案說文云埻射臬也廣雅埻的也埻音之允反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

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内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即其事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為功遽自尊立為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前書宋義曰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

顧各詳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劒擊地曰疑事無功史記曰趙武靈王欲被胡服肥義曰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既即位拜伯升為大司徒封漢信侯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王莽改令長為宰東觀記曰其宰潘臨也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開城門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劒

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繡衣御史武帝置衣繡者尊寵之也玦決也令早決斷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史記曰項王留沛公飲項伯東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者三項王默然不應鴻門地名在新豐東七十里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初李軼諂事更始貴將貴將朱鮪等也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又不受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陳潰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魯陽魯陽縣屬南郡今汝州魯山縣也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

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令更始何為者邪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即日害之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十一年徙章為齊王十五年追謚伯升為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平陰令試守者稱職滿歲為真平陰縣屬河南郡應劭云在平津南故曰平陰魏文帝改為河陰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濟州平

陰縣東北五里亦有平陰故城遷梁郡太守令宋州也立二十一年薨謚曰哀王子殤王石嗣○劉攽曰案殤者不成人之名令王石立二十四年不可以殤謚蓋是煬字建武二十七年石始就國三十年封石弟張為下博侯永平十四年封石二子為鄉侯石立二十四年薨子晃嗣下博侯張以善論議十六年與奉車都尉竇固等續漢志奉車都尉比二千石無員掌御乘輿車並出擊匈奴後進者多害其能數被譖訴建中初卒肅宗下詔褒揚之復封張子它人奉其祀晃及弟利侯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告章和元

年有司奏請免晃剛爵為庶人徙丹陽（丹陽故郡城在今潤州江寧縣東南）帝不忍下詔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白虎通曰所以設屏何以自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故內屏）宗尊為小君（諸侯之妻稱曰小君）宮衛周備出有輜軿之飾（輜軿有擁蔽之車也列女傳曰齊孝公華孟姬謂公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內飾則結綢繆所以正心一意自歛制也）入有牖戶之固殆不至如譖者之言（何休注公羊傳曰如其事曰訴加誣焉曰譖）晃剛愆乎至行濁乎大倫（濁猶汙也倫理也孔子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甫刑三千莫大不孝朕不忍置之于理其貶晃爵

為蕪湖侯蕪湖解見章紀削剛戸三千於戲小子不勗大道控於法理以墮宗緒控引也墮毀也其遺謁者收晃及太姬璽綬晃立十七年而降爵晃卒子無忌嗣帝以伯升創大業而後嗣罪廢心常愍之時北海亦絶無後及崩遺詔復二國永元二年乃復封無忌為齊王是為惠王立五十二年薨子頃王喜嗣立五年薨子承嗣建安十一年國除

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葢遠矣若夫齊武王

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為哉下客謂毛遂馮煖之徒也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王者以遠祖配天以父配上帝於明堂將以存其絕業復其祭祀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新野宰潘臨云請劉公一信而降赦岑彭以顯義初彭守宛食盡降漢諸將欲誅之伯升曰令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封彭為歸德侯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謂不用樊宏光武之言忽輕也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嗚呼古人以蜂蠆為戒蠆蝎也左傳臧文仲謂魯君曰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

易哉詩周頌也

北海靖王興建武二年封為魯王嗣光武兄仲初南頓君娶同郡樊重女字嫺都嫺胡間反說文嫺雅也嫺都性婉順自為童女不正容服不出於房宗族敬焉生三男三女長男伯升次仲次光武長女黄次元次伯姬皇妣以初起兵時病卒宗人樊巨公收斂焉建武二年封黄為湖陽長公主伯姬為寧平長公主元與仲俱殁於小長安追爵元為新野長公主十五年追謚仲為魯哀王興其歲

試守緱氏令為人有明略善聽訟甚得名稱遷弘農太守亦有善政續漢書曰弘農縣吏張申有伏罪興收申案論郡中震慄時年旱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寃獄宥小過應時甘雨降澍視事四年上疏乞骸骨徵還京師奉朝請二十七年始就國明年以魯國益東海續漢書曰二郡二十九縣租入倍諸王也故徙興為北海王三十年封興子復為臨邑侯臨邑縣屬東海故城在今濟州東亦名馬坊城也中元二年又封興二子為縣侯顯宗器重興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立三十九年薨子敬王睦嗣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

納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秉輿尊者居中執轡在左）中興初禁網尚闊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為愛翫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中大夫王國官也續漢志曰中大夫比六百石無員掌奉王使京都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本皆持節後去節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孔也）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朝廷謂天子也）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

哉吁音于孔安國注尚書曰吁者疑怪之聲也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云是吾幼時狂惷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初靖王薨悉推財產與諸弟雖王車服珍寶非列侯制皆以為分然後隨以金帛贍之睦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又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說文云牘書版也蓋長一尺因取名焉立十年薨子哀王基嗣永平十八年封基二弟為縣侯二

弟為鄉侯建初二年又封基弟毅為平望侯基立十四年薨無子肅宗憐之不除其國永元二年和帝封睦庶子斟鄉侯威為北海王奉睦後立七年威以非睦子又坐誹謗檻車徵詣廷尉道自殺永初元年鄧太后復封睦孫壽光侯普為北海王是為頃王延光二年復封睦少子為亭侯普立七年薨子恭王翼嗣立十四年薨子康王嗣無後建安十一年國除初臨邑侯復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焉與班固賈逵共

述漢史傅毅等皆宗事之復子騊駼及從凡平望侯毅並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騊駼入東觀與謁者僕射劉珍與平望侯毅並在文苑傳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騊駼又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

趙孝王良傳

趙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時舉孝廉為蕭令光武兄弟少孤良撫循甚篤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東觀記曰光武初起兵良搏手大呼曰我欲詣納言嚴將軍叱上起去出閤令人視之還白方坐啗

脯良復讙呼上言不可讙露明旦欲去前白良曰欲竟何時詰嚴將軍所良意下曰我為詐汝耳當復何苦乎曰汝與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謀如是既而不得已從軍至小長安漢兵大敗良妻及二子皆被害續漢書曰阜賜移書於良曰老子不宰宗族單絝騎牛哭且行何足賴哉更始立以良為國三老從入關更始敗良聞光武即位乃亡奔洛陽建武二年封良為廣陽王五年徙為趙王始就國十三年降為趙公頻歲來朝十七年薨于京師凡立十六年子節王栩嗣栩音況羽反建武三十年封栩二子為鄉侯建初

二年復封栩十子為亭侯栩立四十年薨子頃王商嗣永元三年封商三弟為亭侯元年封商四子為亭侯商立二十三年薨子靖王宏立十二年薨子惠王乾嗣元初五年封乾二弟為亭侯是歲趙相奏乾居父喪私娉小妻小妻妾也又白衣出司馬門坐削中丘縣王宫門有兵衛亦為司馬門東觀記曰乾私出國到魏郡鄴易陽止宿亭令奴金盜取亭席金與亭佐孟常爭言以刃傷常部吏追逐乾藏逃金絞殺之懸其屍道邊樹相國舉奏詔書削中丘縣屬趙國故城在今邢州内丘縣西隋室諱忠故改為内馬○劉攽曰注削中丘縣屬趙國案文當更有中丘二字時郎中南陽程堅素有

志行拜為乾傅堅輔以禮義乾改悔前過堅列上復所削縣本初元年封乾一子為亭侯乾立四十八年薨子懷王豫嗣豫薨子獻王赦嗣赦薨子珪嗣建安十八年徙封博陵王立九年魏初以為崇德侯

城陽恭王祉傳

城陽恭王祉字巨伯東觀記初名終後改為祉光武族兄舂陵康侯敞之子也敞曽祖父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封於零道之舂陵鄉為舂陵侯買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考

侯仁嗣仁以舂陵地勢下溼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徙東觀記曰考侯仁於時見戶四百七十六上書願減戶徙南陽留子男昌守墳墓元帝許之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舂陵為國名遂與從弟鉅鹿都尉回及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敞謙儉好義盡推父時金寶財產與昆弟荊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荊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續漢書曰侯等助祭明堂以例益戶二百敞以有行義拜為廬江都尉也歲餘會族兄安眾侯劉崇起兵安眾康侯丹長沙定王子崇即丹之玄孫之子王莽畏惡劉氏徵敞至長安免歸國東觀

記曰敞臨廬江歲餘遣旱行縣人持枯稻自言稻皆枯吏强責租敞應曰太守事也載枯稻至太守所酒數行以語太守太守曰無有敞以枯稻示之太守曰都尉事也敞怒叱太守曰鼠何敢爾刺史舉奏莽徵到長安免就國

先是平帝時敞與崇俱朝京師助祭明堂（平帝時王莽輔政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也）崇見莽將危漢室私謂敞曰安漢公擅國權羣臣莫不回從（回曲）社稷傾覆至矣太后春秋高天子幼弱（謂元后平帝也）高皇帝所以分封子弟蓋為此也敞心然之及崇事敗敞懼欲結援樹黨乃為祉娶高陵侯翟宣女為妻（宣丞相方進之子也襲父侯爵東觀記曰敞為

嫡子終娶宣子女習為妻宣使嫡子姬送女入門二十餘日義起兵也會宣弟義起兵欲攻莽南陽捕殺宣女祉坐繫獄敞因上書謝罪願率子弟宗族為士卒先莽新居攝欲慰安宗室故不被刑誅及莽簒立劉氏為侯者皆降稱子食孤卿祿孤者特也卑於公尊於卿特置之故曰孤禮記上農夫食九人諸侯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也後皆奪爵及敞卒祉遂特見廢又不得官為吏祉以故侯嫡子行淳厚宗室皆敬之及光武起兵祉兄弟相率從軍前隊大夫甄阜盡收其家屬繫宛獄及漢兵

敗小長安祉挺身還保棘陽甄阜盡殺其母弟妻子更始立以祉為太常將軍紹封舂陵侯從西入關封為定陶王別將擊破劉嬰於臨涇及更始降於赤眉祉乃間行亡奔洛陽是時宗室唯祉先至光武見之歡甚東觀記曰祉以建武二年三月見於懷宮建武二年封為城陽王賜乘輿御物車馬衣服追謚敞為康侯十一年祉疾病上城陽王璽綬願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帝自臨其疾祉薨年四十三謚曰恭王竟不之國葬於洛陽北芒十三年封祉嫡子平

為蔡陽侯以奉祉祀平弟堅為髙鄉侯初建武二年以
皇祖皇考墓為昌陵置陵令守視後改為章陵因以春
陵為章陵縣十八年立考侯康侯廟比園陵置嗇夫嗇夫
本鄉官主知賦役多少平其差品園陵置之知祭祀徵求諸事詔零陵郡奉祠節侯戴
侯廟以四時及臘歲五祠焉臘歲終祭神之名也置嗇夫佐吏各
一人○劉攽曰案後漢志縣小吏有嗇夫有佐史則此吏字當作史也平後坐與諸王
交通國除永平五年顯宗更封平為竟陵侯平卒子真
嗣真卒子禹嗣禹卒子嘉嗣

泗水王歙傳

泗水王歙字經孫（歙音許及反）光武族父也歙子終與光武少相親愛漢兵起始及唐子終誘殺湖陽尉更始立歙從入關封為元氏王終為侍中更始敗歙終東奔洛陽建武二年立歙為泗水王終為淄川王（今淄川縣也）十年歙薨封小子燀為堂谿侯（燀字林云灼也音充善反續漢志汝南吳房縣有堂谿亭燀或作燀）奉歙後終居喪思慕哭泣二十餘日亦薨封長子柱為卭侯（卭縣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卭音其紀反）以奉終祀又封終子鳳曲

陽侯曲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海州朐山縣西南歙從父弟茂年十八漢兵之起茂自號劉先職續漢志曰茂自號為劉先職亦聚衆京密間京縣屬河南郡鄭之京邑故城在今鄭州滎陽縣東南密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密縣東南稱厭新將軍攻下潁川汝南衆十餘萬人光武既至河内茂率衆降封為中山王十三年宗室為王者皆降為侯更封茂為穰侯茂弟匡亦與漢兵俱起建武二年封宜春侯為人謙遜永平中為宗正子浮嗣封朝陽侯朝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鄧州穰縣南令謂之朝城浮弟尚永元中為征西將軍浮傳國至孫

護無子封絶延光中護從兄瓌與安帝乳母王聖女伯榮私通遂取伯榮為妻得紹護封為朝陽侯位侍中及王聖敗貶爵為亭侯

安城孝侯賜傳

安城孝侯賜字子琴光武族兄也祖父利蒼梧太守蒼梧郡今梧州縣也賜少孤兄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之賜與顯子信賣田宅同抛普交反財産結客報吏續漢書曰王莽時諸劉抑廢為郡縣所侵蔡陽國釜亭侯長辭詢吏始父子張子張怒刺殺亭長後十餘歲亭長子報殺吏始弟騫賜兄欲為報怨

賔客轉劫人發覺州郡殺顯獄中賜與顯子信結客陳
政等九人燔燒殺亭長妻子四人○劉攽曰注釜亭侯
長案下文云刺殺亭長則此當
云釜侯亭長蓋此亭名釜侯也皆亡命逃伏遭赦歸會
伯升起兵乃隨從攻擊諸縣更始既立以賜為光祿勲
封廣漢侯及伯升被害代為大司徒將兵討汝南未及
平更始又以信為奮威大將軍代賜擊汝南賜與更始
俱到洛陽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未知所使賜言
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司馬朱鮪等以為不可更始
狐疑賜深勸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馬持節過河是日以

賜為丞相令先入關修宗廟宫室還迎更始都長安封賜為宛王拜前大司馬使持節鎮撫關東二年春賜就國於宛典將六部兵伯升初起置六部之兵後赤眉破更始賜所領六部亦稍散畔乃去宛保育陽聞光武即位乃西之武關迎更始妻子將詣洛陽帝嘉賜忠建武二年封為慎侯慎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頴州頴上縣西北十三年更增户邑定封為安城侯奉朝請以賜有恩信故親厚之數蒙讌私時幸其第恩賜特異賜輒賑與故舊無有遺積帝為營冢堂

起祠廟置吏卒如舂陵孝侯二十八年卒子閔嗣三十年帝復封閔弟嵩為白牛侯白牛蓋鄉亭之號也今在鄧州東也坐楚事謂楚王英謀反辭語相連國除閔卒子商嗣徙封為白牛侯商卒子昌嗣初信為更始討平汝南因封為汝陰王汝陰屬汝州南郡故城即今潁川郡汝陰縣也信遂將兵平定江南據豫章光武即位桂陽太守張隆擊破之信乃詣洛陽降以為汝陰侯永平十三年亦坐楚事國除

成武孝侯順傳

成武孝侯順字平仲光武族兄也父慶續漢志慶字翁叔春陵侯敞同産弟順與光武同里閈閈里門也少相厚更始即位以慶為燕王順為虎牙將軍會更始降赤眉慶為亂兵所殺順乃間行詣光武拜為南陽太守建元二年封成武侯成武縣屬山陽郡今曹州縣也邑户最大租入倍宗室諸家八年使擊破六安賊六安即廬州也因拜為六安太守數年帝欲徵之吏人上書請留十一年卒帝使使者迎喪親自臨弔子遵嗣坐與諸王交通降為端氏侯端氏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澤州端

氏縣西北遵卒子弇嗣弇卒無嗣國除永平十年顯宗幸章陵追念舊恩封順弟子三人為鄉侯初順叔父弘東觀記曰弘字孺孫先起義兵卒娶於樊氏皇妣之從妹也生二子敏國與母隨更始在長安建武二年詣洛陽光武封敏為甘里侯潁川潁上縣西北有甘城國為弋陽侯弋陽縣屬汝南郡侯國也故城在今光州定城縣西也敏通經有行永平初官至越騎校尉弘弟梁以俠氣聞東觀記曰梁字季少更始元年起兵豫章欲徇江東自號就漢大將軍暴病卒東觀記曰病筋攣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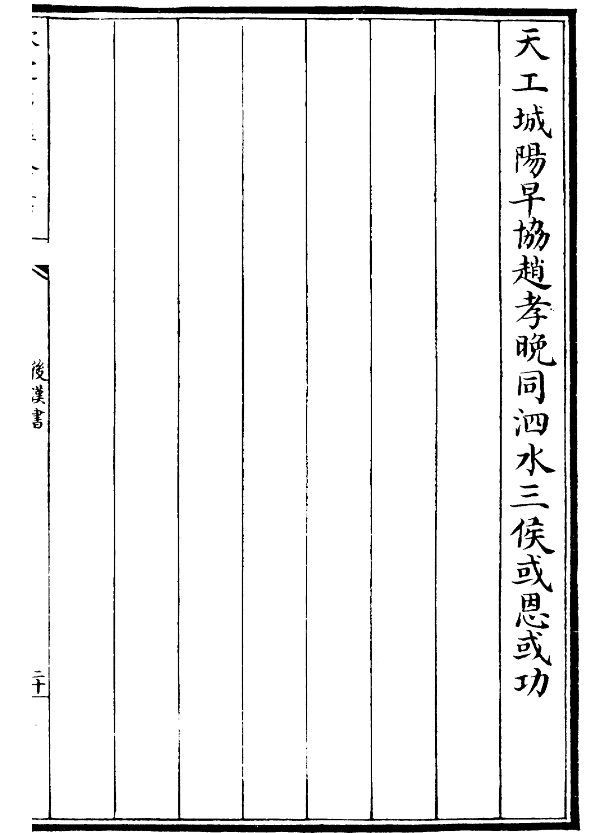
順陽懷侯嘉傳

順陽懷侯嘉字孝孫光武族兄也父憲續漢志曰憲字翁君舂陵侯敞同産弟嘉少孤性仁厚南頓君養視如子後與伯升俱學長安習尚書春秋及義兵起嘉隨更始征伐漢軍之敗小長安也嘉妻子遇害更始即位以為偏將軍及攻破宛封興德侯遷大將軍擊延岑於冠軍降之更始既都長安以嘉為漢中王扶威大將軍持節就國都於南鄭衆數十萬建武二年延岑復反攻漢中圍南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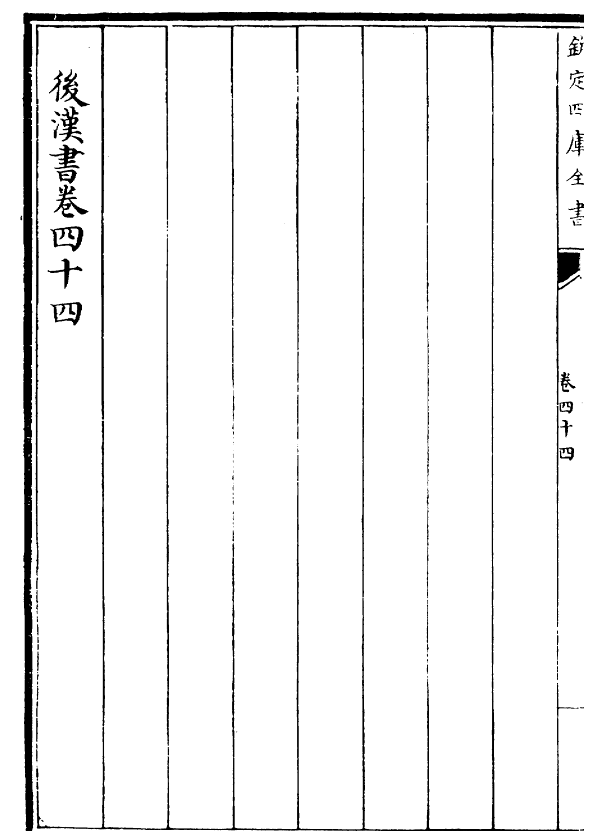
嘉兵敗走岑遂定漢中進兵武都為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寶為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河池縣屬武都郡一名仇池今鳳州縣也下辨縣名今成州同谷縣也）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散關故城在今陳倉縣南十里有散谷水因取名焉）至陳倉嘉追擊破之更始鄧王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嘉嘉與戰於谷口（谷口縣故城今醴泉縣東北四十里酈元水經注曰涇水東經九嵕山東中山西謂之谷口）大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陽就穀李寶等聞鄧禹西征擁

兵自守勸嘉且觀成敗先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少且親愛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即宣帝旨嘉乃因來歙詣禹於雲陽三年到洛陽從征伐拜為千乘太守六年病上書乞骸骨徵詣京師十三年封為順陽侯秋復封嘉子廥為黄李侯十五年嘉卒子參嗣有罪削為南鄉侯永平中參為城門校尉參卒子循嗣循卒子章嗣

贊曰齊武沈雄義戈乘風以義舉兵乘風雲之會也倉卒匪圖亡我



天工城陽早協趙孝晚同泗水三侯或恩或功



後漢書卷四十四

後漢書卷四十四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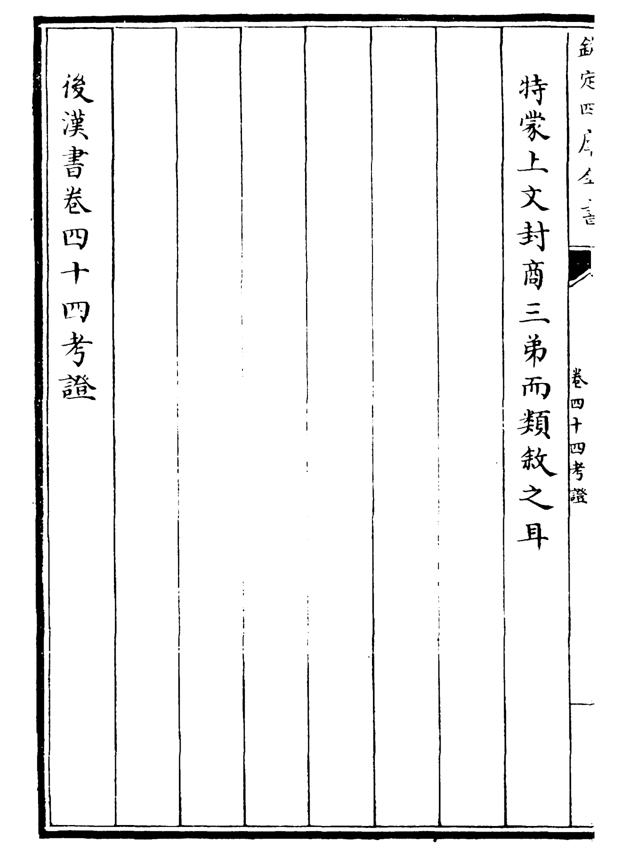
齊武王縯傳普立七年薨○諸本同按普以安帝永初元年封至延光元年為十七年傳脫十字

趙孝王良傳子節王栩嗣○栩字章帝紀作盱

元年封商四子為亭侯○監本元年上無年號臣承蒼按汲古閣本作元興元年似應從增但趙王商以章帝建初七年立至和帝永元十二年薨是為二十三年元興元年封商四子不應載於商未薨之前史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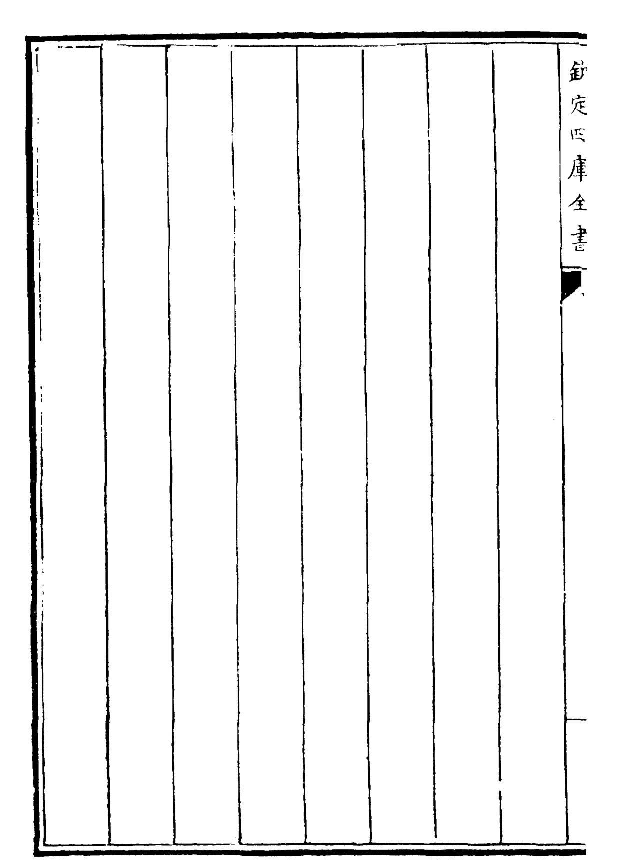
特蒙上文封商三弟而類敘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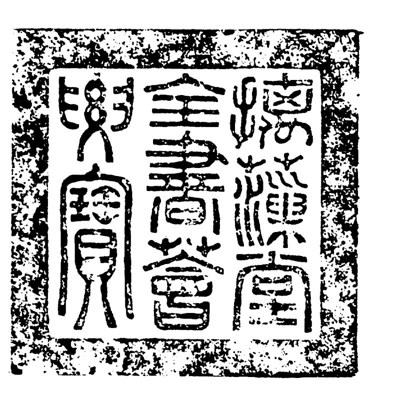
後漢書卷四十四考證



謹案卷四十三第三頁後三行班符命四十二篇

于天下刋本符訛等據監本毛本攺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王元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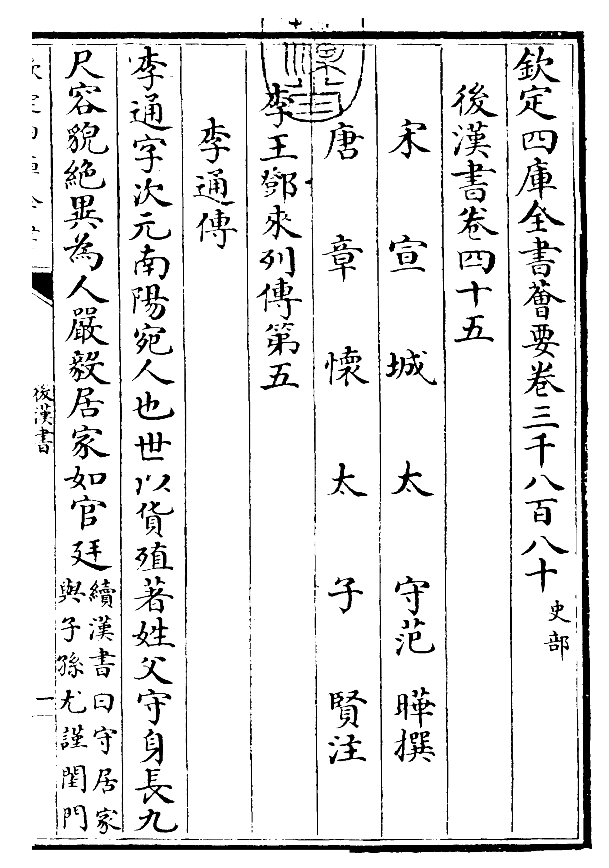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書卷四十五

　　　　　六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八十 史部

後漢書卷四十五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李王鄧來列傳第五

李通傳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尺容貌絶異為人嚴毅居家如官廷續漢書曰守居家與子孫尤謹閨門

之内如官廷也初事劉歆好星歷讖記為王莽宗卿師平帝五年莽攝政郡國置宗師以主宗室蓋特尊之故曰宗卿師也通亦為五威將軍從事出補巫丞有能名王莽置五威將軍從事謂驅使小官前書秦御史監郡與蕭何從事辨之巫縣屬南郡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北也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説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私常懷之且居家富逸為閭里雄以此不樂為吏乃自免歸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陽騷動騷亦動也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

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續漢書曰先是李通同母弟申徒臣能為醫難使伯升殺之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見軼數請上乃强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買半車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悅握上手得半車刀謂上曰一何武也上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荅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握手極歡通因具言讖文事光武初殊不意未敢當之時守在長安光武乃微觀通曰即如此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自有度矣度計度也音大各反因復備言其計光武既深知通意乃遂相約結定謀議期

以材官都試騎士日（漢法以立秋日都試騎士謂課殿最也翟義誅王莽以九月都試日勒車騎材官士是也）欲劫前隊大夫及屬正（前隊大夫謂南陽太守甄阜也屬正謂梁丘賜也）因以號令大衆乃使光武與軼歸舂陵舉兵以相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歸素與邑人黄顯相善時顯為中郎將聞之謂守曰今闕門禁嚴君狀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詣闕自歸事既未然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即上書歸死章未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亡走莽聞之乃繫守於獄

而黄顯為請曰守聞子無狀無狀謂禍大不可名言其狀也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宫闕臣顯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刎割也莽然其言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欲殺守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漢兵亦已大合通與光武李軼相遇棘陽遂共破前隊殺甄阜梁丘賜更始立以通為柱國大將軍輔漢侯從至長安更拜為大將軍封西平王軼為

舞陰王通從弟松為丞相更始使通持節還鎮荆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為寧平公主寧平縣屬淮陽國也光武即位徵通為衛尉建武二年封固始侯拜大司農帝每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宮室起學官五年春代王梁為前將軍六年夏領破姦將軍侯進捕虜將軍王霸等十營擊漢中賊賊謂延岑也公孫述遣兵赴救通等與戰於西城破之西城縣屬漢中郡也還屯田順陽順陽縣名屬南郡哀帝改為博山故城在今鄧州穰縣西時天下略定通思欲避榮寵以病

上書乞身詔下公卿羣臣議大司徒侯霸等曰王莽篡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吕蕭曹之謀建造大策扶助神靈輔成聖德破家為國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義功德最高海内所聞通以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職療疾欲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通勉致醫藥以時視事其夏引拜為大司空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性謙恭常欲避權勢素有消疾消消中之疾也周禮天官職曰春有痟首疾鄭玄注曰痟酸削也自為宰相

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疾通復固辭積二年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有司奏請封諸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即日封通少子雄為召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十八年卒謚曰恭侯帝及皇后親臨弔送葬子音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黄嗣黄卒子壽嗣東觀記曰黄字作箕也李軼後為朱鮪所殺更始之敗李松戰死唯通能以功名終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衆宗室會見安衆縣屬南陽

郡故城在鄧州東謝承書曰安衆侯劉崇長沙定王五代孫南陽宗室也與宗人討莽有功隨光武河北破王郎朝廷高其忠壯策文嗟嘆以厲宗室安衆諸劉皆其後 並受賞賜恩寵篤焉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李通豈知夫所欲而未識以道者乎夫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況乃億測微隱猖狂无妄之福 微隱謂讖文也莊子曰猖狂妄行易无妄卦曰无妄之往何之矣鄭玄注云妄之言望人所望宜正行必有所望行而無所望是失其正何可往也即史記朱英曰代有無望之福又有無望之禍是也 汙滅親宗以觖一切之功哉 停水曰汙言族滅而汙池之也觖望也音丘瑞反一切謂權時也 昔蒙穀負書不徇

楚難戰國策曰吳楚戰於柏舉吳師入郢蒙穀奔入宮負離次之典浮江逃於雲夢之中後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百姓大化校蒙穀之功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蒙穀怒曰穀非人臣也社稷之臣也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棄於歷山也即墨用齊義雪燕恥史記曰燕昭王伐齊湣王敗出亡燕人入臨菑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下齊七十餘城其不下者唯獨莒即墨後齊田單以即墨擊破燕軍悉復所亡城故曰雪也彼之趣舍所立其殆與通異乎

王常傳

王常字顔卿潁川舞陽人也東觀記曰其先鄠人常父博成哀間轉客潁川舞陽因家焉王莽末為弟報仇亡命江夏命者名也言背其名籍而逃亡也久

之與王鳳王匡等起兵雲杜緑林中聚衆數萬人以常為偏裨攻傍縣後與成丹張卬别入南郡藍口號下江兵續漢志曰南郡編縣有藍口聚王莽遣嚴尤陳茂擊破之常與丹卬收散卒入蔞谿蔞音力于反刼略鍾龍間盛弘之荆州記曰永陽縣北有石龍山在今安州應山縣東北又隨州隨縣東北有三鍾山也衆復振引軍與荆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上唐鄉名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也遂北至宜秋續漢志曰南郡有宜秋聚也是時漢兵與新市平林衆俱敗於小長安各欲解去伯升聞下江軍在宜秋即與光武及李通俱造

常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成丹張卬共推遣常伯升見常說以合從之利以利合曰從也常大悟曰王莽篡弒殘虐天下百姓思漢故豪傑並起今劉氏復興即真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為丹卬言之丹卬負其衆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歸漢乃稍曉說其將帥曰往者成哀衰微無嗣故王莽得承間篡位既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積失百姓之

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强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埶尚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强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願敬受教

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遂俱進破殺甄阜梁丘賜及諸將議立宗室唯常與南陽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而朱鮪張卬等不聽及更始立以常為廷尉大將軍封知命侯別徇汝南沛郡○劉攽曰案沛在山東王常此時力未及往蓋是南郡沛南絶相類也還入昆陽與光武共擊破王尋王邑更始西都長安以常行南陽太守事令專命誅賞東觀記曰誅不從命封拜有功封為鄧王食八縣賜姓劉氏常性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建武二年夏

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曰王廷尉良苦良甚也言苦軍事也每念往時共更艱戹何日忘之更經也艱戹謂帝敗小長安造常壁與常共破甄阜及王尋等也莫往莫来豈違平生之言乎平生言謂常云劉氏真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常乃久事更始不早歸朝帝徵以責之故下大云吾與廷尉戲耳詩衛風曰莫往莫来悠悠我思常頓首謝曰臣蒙大命得以鞭策託身陛下策馬檛也言執策以從之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賴靈武輒成斷金伯升與常深相結故曰斷金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謂以廷尉行南陽太守赤眉之難喪心失望謂赤

眉入長安破更始以為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即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帝笑曰吾與廷尉戲耳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謂南陽也乃召公卿將軍以下大會具為羣臣言常以匹夫興義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為知命侯與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特加賞賜拜為左曹前書曰左右曹平尚書事封山桑侯山桑縣屬沛郡今亳州縣後帝於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常為漢忠將軍遣南擊鄧奉董訢令諸

將皆屬焉又詔常北擊河間漁陽平諸屯聚五年秋攻拔湖陵又與帝會任城因從破蘇茂龐萌進攻下邳常部當城門戰一日數合賊反走入城常追迫之城上射矢雨下帝從百餘騎自城南高處望常戰力甚馳遣中黄門詔使引還賊遂降又別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賊東觀記曰沛郡賊苗慮也六年春徵還洛陽令夫人迎常於舞陽歸家上冢西屯長安拒隗囂七年使使者持璽書即拜常為横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絶席絶席謂尊顯之也漢官儀曰御史大

夫尚書令司隸校尉常別擊破隗囂將高峻於朝那朝那縣屬安定郡也皆專席號三獨坐

囂遣將過烏氏常要擊破之轉降保塞羌諸營壁皆平之九年擊內黃賊破降之後北屯故安拒盧芳故安縣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易縣南也十二年薨于屯所謚曰節侯子廣嗣三十年徙封石城侯石城故城在今徐州沔陽縣東南也永平十四年坐與楚事相連國除

鄧晨傳

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東觀記曰晨曾祖父隆揚

州刺史祖父勲交趾刺史父宏豫章都尉晨初娶光武姊元王莽末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東觀記曰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頗加恥辱上稱江夏卒史晨更名侯家丞使者以其詐將至亭欲罪之新野宰潘叔為請得免及光武與家屬避吏新野舍晨廬甚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王莽地皇元年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有趨讙犯者斬無須時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也○劉攽曰

注有趣諱犯者案前書犯字下少一法字往時會宛獨當應邪光武笑不答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撝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為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更始立以晨為偏將軍與光武略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尋王邑又

別徇陽翟以東至京密皆下之京密二縣名屬河南郡京故城在今鄭州滎陽東鄭之京邑也密故城在滎陽東南也更始北都洛陽以晨為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高胡羣賊於冀州○劉攽曰案賊本以地自名故當如他處作湖字晨發積射士千人積與迹同古字通用謂尋迹而射之又遣委輸給軍不絕光武即位封晨房子侯房子今趙州縣也帝又感悼姊沒於亂兵追封謚元為新野節

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為吳房侯吳房今豫州縣也以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讌見說故舊平生為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辯之光武前語晨云何用知非僕乎故晨有此言也帝大笑從幸章陵拜光祿大夫使持節監執金吾賈復等擊平邵陵新息賊新息今豫州縣也四年從幸壽春留鎮九江晨好樂郡職由是復拜為中山太守吏民稱之常為冀州高第中山屬冀州於冀州所部郡課常為第一也十三年更封南䜌侯䜌音力全反入奉朝請復為汝南太守十八年行幸

章陵徵晨行廷尉事從至新野置酒酣讌賞賜數百千萬復遣歸郡晨興鴻郤陂數千頃田鴻郤陂名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關東水陂溢為害翟方進為丞相奏罷之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它郡行饒也明年定封西華侯復徵奉朝請二十五年卒詔遣中謁者備公主官屬禮儀漢官儀曰長公主官屬傅一人員吏五人騶僕射五人私府長食官長永巷令家令各一人也招迎新野主魂與晨合葬於北芒乘輿與中宮親臨喪送葬謚曰惠侯小子棠嗣後徙封武當棠卒子固嗣固卒子國嗣國卒子福嗣永建元年卒

無子國除

來歙傳

來歙字君叔歙音許及反南陽新野人也六世祖漢有才力武帝世以光祿大夫副樓船將軍楊僕擊破南越朝鮮父仲東觀記仲作冲哀帝時為諫大夫娶光武祖姑生歙光武甚親敬之數共往來長安漢兵起王莽以歙劉氏外屬乃收繫之賔客共篡奪得免更始即位以歙為吏從入關數言事不用以病去歙女弟為漢中王劉嘉妻嘉遣

人迎歙因南之漢中更始敗歙勸嘉歸光武遂與嘉俱東詣洛陽帝見歙大歡即解衣以衣之東觀記曰解所被襜襦以衣歙也拜為太中大夫是時方以隴蜀為憂獨謂歙曰今西州未附西州謂隗囂也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謀若何歙因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揚子法言曰聖人囂必東之言明若丹青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埶不足圖也帝然之建武三年歙

始使隗囂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於囂既還復往說囂囂遂遣子恂隨歙入質拜歙為中郎將時山東略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囂將王元說囂多設疑故久冘豫不決冘豫不定之意也說文曰冘冘行貌也音淫東觀記曰狐疑不決也歙素剛毅遂發憤質責囂曰質正也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囂子恂字伯春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之決在於今日欲前

刺罽罽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罽愈怒王元勸罽殺歙使牛邯將兵圍守之罽將王遵諫曰愚聞為國者慎器與名為家者畏怨重禍器車服也名爵號也言名與器不可妄授也俱慎名器則下服其命輕用怨禍則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内懷它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議欲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左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所以重兵貴和而不任戰也何況承王命籍重質而犯之哉君叔雖單車遠使而

陛下之外兄也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也害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左傳曰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於宋宋華元曰楚不假道鄙我也乃殺之楚子聞之遂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告子反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也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為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言故得免而東歸八年春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還分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番須回中並地名也番音盤武

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前書音義曰回中在汧汧令隴州汧源縣也徑至略陽徑直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東觀記曰上聞得略陽甚悦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也乃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為兵囂盡鋭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絶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歙因上書曰公

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高帝十年陳豨反於趙代其將多賈人帝多以金購豨將皆降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大轉糧運東觀記曰詔於汧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詔歙率征西大將軍馮異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揚武將軍馬成武威將軍劉尚入天水擊破公孫述將田弇趙匡明

年攻拔落門聚名也鮮見光武紀隗囂支黨周宗趙恢及天水屬縣皆降初王莽世羌虜多背叛而隗囂招懷其酋豪遂得為用及囂亡後五谿先零諸種數為寇掠皆營壍自守州郡不能討歙乃大修攻具率蓋延劉尚及太中大夫馬援等進擊羌於金城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獲牛羊萬餘頭穀數十萬斛又擊破襄武賊傅栗卿等襄武縣屬隴西郡也隴西雖平而人饑流者相望流謂流離以就食也歙乃傾倉廩轉運諸縣以賑贍之於是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

十一年歙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强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何人謂不知何人也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叚襃骨

鯁可任骨鯁喻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為鯁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肖似也不似猶不賢也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授筆抽刃而絶帝聞大驚省書覽涕乃賜策曰中郎將來歙攻戰連年平定羌隴憂國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嗚呼哀哉使太中大夫贈歙中郎將征羌侯印綬謚曰節侯謁者護喪事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以歙有平羌隴之功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為征羌國焉征羌故城在今豫州郾城縣東南也子褒嗣十三年帝嘉歙忠節復封歙弟由

為宜西侯東觀記曰宜西鄉侯襃子稜尚顯宗女武安公主稜早歿襃卒以稜子歷為嗣

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歷字伯珍少襲爵以公主子永元中為侍中監羽林右騎羽林騎武帝置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見前書永初三年遷射聲校尉

永寧元年代馮石為執金吾延光元年尊歷母為長公

主二年遷歷太僕明年中常侍樊豐與大將軍耿寶侍中周廣謝惲等共讒陷太尉楊震震遂自殺歷謂侍御史虞詡曰耿寶託元舅之親寶女弟為清河王慶姬即安帝嫡母也故寶於帝為元舅馬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傾側姦臣誣奏楊公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遂絶周廣謝惲不與交通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等以為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聖及其女永與大長秋江京及中常侍樊豐王男

邴吉等互相是非聖永遂誣譖男吉皆幽囚死家屬徙比景太子愳男等數為歎息京豐懼有後害妄造虛無構讒太子及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會議廢立耿寶等承旨皆以為太子當廢歴與太常桓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宿留猶停留也宿留音秀溜是日遂廢太子為濟陰王時監太子家小黄門籍建中傅高梵等梵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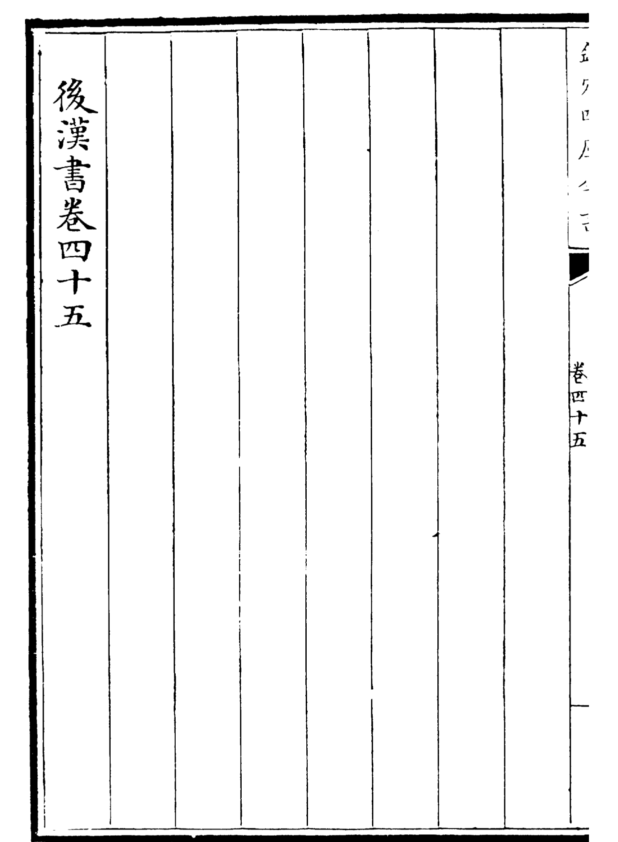
扶汎切皆以無罪徙朔方歷乃要結光祿勳祋諷祋音丁外反宗正劉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閭丘弘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倀倀音丑羊反第五頡頡音下結反中散大夫曹成諫議大夫李尤符節令張敬續漢書曰符節令秩百石持書侍御史龔調續漢志曰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也羽林右監孔顯漢官儀羽林左右監屬光祿也城門司馬徐崇衛尉守丞樂闡守丞兼守之丞也長樂未央廐令鄭安世等十餘人續漢志曰未央廐令一人長樂廐令一人主乘輿馬也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龔調據法律明之以為男吉犯罪

皇太子不當坐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羣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為讙譁外見忠直而内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字林曰怫欝也怫音扶勿反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屬近也通猶共也近言共諫何乃相背也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復輾轉若此乎周禮曰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輾轉不定也詩

云展轉反側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公主不得會見歷遂杜門不與親戚通時人為之震慄及帝崩閻太后起歷為將作大匠順帝即位朝廷咸稱社稷臣於是遷為衛尉祋諷劉瑋閭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為郎朱倀倀音丑良反施延陳光趙代等並為公卿任職徵王男邴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賜籍建高梵等悉蒙顯擢永建元年拜歷車騎將軍弟祉為步兵校尉超為黄門侍郎三年母長公主

萇歷稱病歸第服闋後為大鴻臚陽嘉二年卒官子定嗣定尚安帝妹平氏長公主順帝時為虎賁中郎將定卒子虎嗣桓帝時為屯騎校尉弟豔字季德少好學下士開館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再遷司空

贊曰李鄧豪贍舍家從讖鄧晨代以吏二千石為豪李通家富為贍也少公雖孚宗卿未驗孚信也言蔡少公論讖其事雖信而李守被誅是未驗也王常知命功惟帝念王常更始中為知命侯後歸朝上錄其功封為列侯故曰帝念款款君叔斯言無玷玷缺也方猷三捷永墜一劍小雅采薇詩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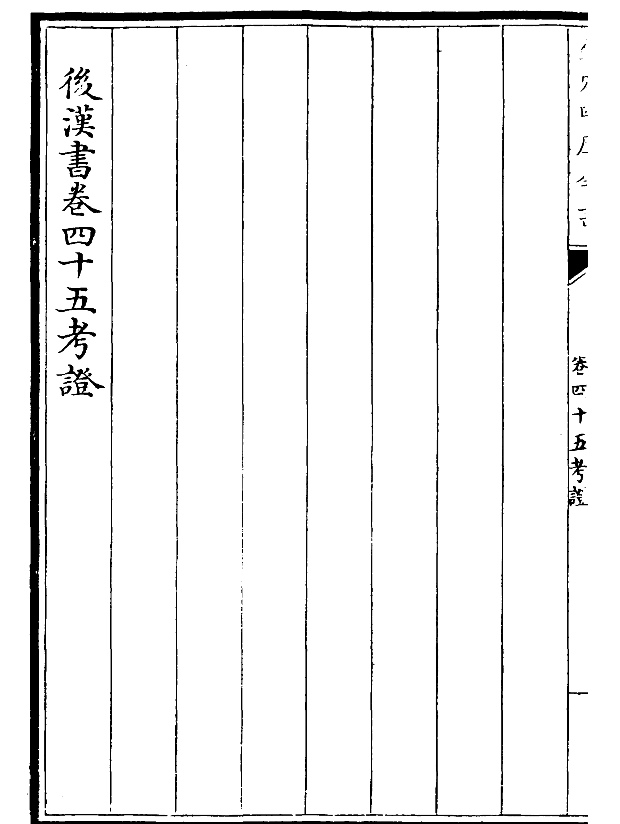


後漢書卷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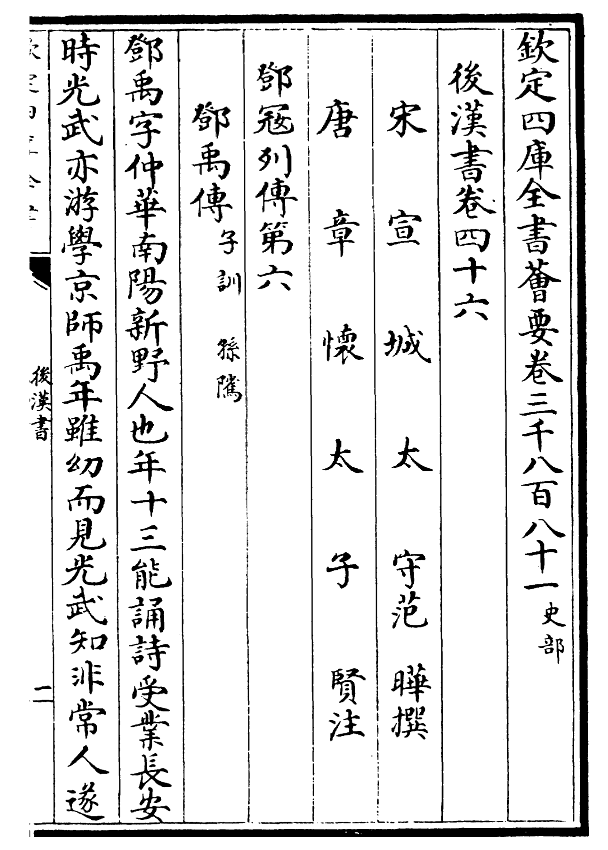
後漢書卷四十五考證

來歙傳父仲哀帝時為諫大夫○哀帝監本訛安帝從汲古閣本改

娶光武祖姑生歙○諸本同臣承蒼按下文王遵曰君叔陛下之外兄也此祖姑字必有誤



後漢書卷四十五考證



後漢書卷四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鄧寇列傳第六

鄧禹傳 子訓　孫騭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

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来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為〇劉攽曰案文多一為字不然當云欲何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間語間私也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

人屈起屈音求勿反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樂陽縣名屬常山郡從至廣阿東觀記曰上率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發大破之上過禹營

禹進炙魚上餐啗勞勉吏士威嚴甚厲衆皆竊言劉公眞天人也

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内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徳薄厚不以大小史記

蘇秦說趙王曰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禹無百人之聚湯武之士不過三千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

光武恱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為知人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清陽延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為賊所圍禹遂進與戰破之

生獲其大將從光武追賊至淯陽連大克獲北州略定

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

威將軍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赤眉衆大

集王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幷關

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大度故授以

西討之略乃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

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於是以韓歆為

軍師李文李春程慮為祭酒慮字或為憲字馮愔為積弩將軍

樊崇為驍騎將軍宗歆為車騎將軍鄧尋為建威將軍耿訢為赤眉將軍左于為軍師將軍引而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東箕關在今王屋縣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大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大河之陽春秋秦伯伐晉自茅津濟杜預云河東大陽縣也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解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蒲州桑泉縣東南也於是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

戰死會日暮戰罷軍師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亡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持節中郎將弭彊皆斬之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承制拜李文為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以鎮撫之是月光武即位於鄗使使者持節拜禹為

大司徒策曰制詔前將軍鄧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史記曰顏回年二十九髮白早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也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寛五品五常也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言五常之教務在寛也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為酇侯食邑萬戸敬之哉酇縣今屬南陽郡故城在襄州穀城縣東北禹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歙左輔即左馮翊也三輔皆有都尉引

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衙縣名屬左馮翊鮮見安紀禹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剋而師行有紀紀綱紀也言有條貫而不殘暴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住或作拄以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戴白垂髮童幼也戴白父老也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仰猶恃也

音魚向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栒邑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豳州三水縣東北栒音荀禹所到擊破赤眉别將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西河太守宗育遣子奉檄降禹遣詣京師京師謂洛陽也公羊傳帝以曰天子所居曰京師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下勑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

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别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大要縣名屬北地郡遣馮愔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曰○劉攽曰案文遣使以聞即是白天子矣不須用帝字明衍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黄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黄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

廣降與共東歸至安邑道欲亡廣悉斬之愔至洛陽赦不誅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為梁侯食四縣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禹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復就穀雲陽漢中王劉嘉詣禹降嘉相李寶倨慢無禮禹斬之寶弟收寶部曲擊禹殺將軍耿訢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

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〇劉攽曰案文多一者字軍既饑餓例皆食棗菜若書者字則似有不餓者矣帝乃徵禹還勑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饑卒徼戰輒不利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為所敗衆皆死散事在馮異傳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延岑自敗於東陽遂與秦豐合四年春復寇順陽閒遣禹護復漢將軍

鄧曄輔漢將軍于匡擊破岑於鄧追至武當復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為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縣高密國名今密州縣也昌安夷安並屬高密國昌安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外城也夷安故城在今密州高密縣外城也淳于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也帝以禹功高封弟寬為明親侯其後左右將軍官罷續漢志曰前後左右將軍皆主征伐事訖皆罷也以特進奉朝請禹内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

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從東廵狩封岱宗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臣當北面尊如賔故令東向居歲餘寢疾帝數自臨問以子男二人為郎永平元年年五十七薨諡曰元侯帝分禹封為三國長子震為高密侯襲為昌安侯珍為夷安侯禹少子鴻好籌策永平中以為小侯引入與議邊事帝以為能拜將兵長史率五營士屯鴈門肅宗時為度遼將軍永元中與大將軍

竇憲俱出擊匈奴有功徵行車騎將軍○劉攽曰檢和帝紀有事字明此少一出塞追畔胡進侯坐逗留下獄死高密侯震卒事字也

子乾嗣乾尚顯宗女沁水公主永元十四年陰皇后巫蠱事發乾從兄奉以后舅被誅乾從坐國除元興元年和帝復封乾本國拜侍中乾卒子成嗣成卒子襃嗣襃尚安帝妹舞陰長公主桓帝時為少府襃卒長子某嗣少子昌襲母爵為舞陰侯拜黄門侍郎昌安侯襲嗣子藩亦尚顯宗女平臯長公主平臯縣名屬河内郡故城在今懷州武德縣西和

帝時為侍中夷安侯珍子康少有操行兄良襲封無後
永初六年紹封康為夷安侯時諸紹封者皆食故國半
租康以皇太后戚屬獨三分食二以侍祠侯漢官儀曰諸侯功德
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其次列侯在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下士小國侯以肺腑親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師亦隨時朝見是為猥諸侯也康太后從兄以親侍祀得紹封也○劉攽曰注猥諸侯案猥當作猥事在獨斷也
為越騎校尉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
上書長樂宮諫爭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
不從康心懷畏懼永寧元年遂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

者問之時宫人出入多能有所毁譽其中耆宿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聞詬之詬罵也音許遘反曰汝我家出亦敢爾邪婢怨恚還説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遂免康官遣歸國絶屬籍及從兄隲誅隲音質安帝徵康為侍中順帝立為太僕有方正稱名重朝廷以病免加位特進陽嘉三年卒謚曰義侯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幾者事之微也易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鄧公羸糧

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方言曰贏擔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栒邑兵散宜陽褫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褫音直紙反又勑紙反龍章衮龍之服也謂禹為赤眉所敗上司徒印綬也易訟卦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闚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為乎

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常非之

顯宗即位初以為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東觀記曰訓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子往来門内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朴之教大醫皮巡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曰冀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太官門為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背復呼同廬郎共更噓至朝遂愈也永平中理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酈元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石隥縈委若羊腸焉故以為名今嵐州界羊腸阪是也石臼河䆁見明紀欲令通漕水運曰漕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隘音乙賣反前後没溺死者不可勝筭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

隱括隱審量括之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待隱括蒸揉然後直也拘音鉤謂曲者也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會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怨恨謀反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其變漢官儀曰中興以幽冀幷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狐奴縣屬漁陽郡也訓撫接邊民為幽部所歸六年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從邊東觀記曰訓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之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於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幷載青泥一襆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鮮卑聞

其恩威皆不敢南近塞下東觀記曰吏士常大病瘧轉易至數十人訓身為煮湯藥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為適配偶八年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訓坐私與扈通書徵免歸閭里東觀記曰燕人思慕為之作歌也元和三年盧水胡反畔以訓為謁者乘傳到武威拜張掖太守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為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鄭玄注周禮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衆四萬餘人期氷合渡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内勝

兵者二三千騎○劉攽曰案前書皆但言勝兵若干此誤出者字皆勇健富彊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首施猶首鼠也漢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稽故謂稽留事故也東觀記稽故字作諸故也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說文曰帑金帛所藏音它莽反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

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内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掠劫奪也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湟中月氏胡所居今鄯州湟水縣也皆言漢家常欲鬭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内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為義從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悦於

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迷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户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東觀記曰寫作鴈）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兩谷名也見西羌傳）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於箄上以渡河（箄木筏也音步佳反）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逐奔北會尚等夜為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之斬首前

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一種謂迷唐也迷唐遂收其餘部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東號羌名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將兵鎮武威憲以訓曉羌胡方畧上求俱行訓初厚於馬氏不為諸竇所親及憲誅故不離其禍離遭也訓雖寛中容衆

而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温色四年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傿訓前任烏桓校尉時吏士也傿歎息曰此義也傿音於建反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輒此請禱求福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之父

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謚曰平壽敬侯平壽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中宮自臨百官大會訓五子騭京悝弘閶悝音口回反

騭字昭伯東觀記騭作陟少辟大將軍竇憲府及女弟為貴人騭兄弟皆除郎中及貴人立是為和熹皇后騭三遷虎賁中郎將京悝弘閶皆黄門侍郎京卒於官延平元年拜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騭也悝虎賁中郎將弘閶皆侍中殤帝崩太后與騭等定策立安帝悝遷城門

校尉弘虎賁中郎將自和帝崩後隲兄弟常居禁中隲謙遜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歲餘太后乃許之永初元年封隲上蔡侯悝葉侯弘西平侯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郾城縣閶西華侯西華縣屬汝南郡食邑各萬戶隲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戶隲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閒關詣闕閒關猶崎嶇也上疏自陳曰臣兄弟汙穢無分可採言無分寸可收採也過以外戚遭值明時過誤也託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渥澤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齊其明又云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並統列位光昭當世不

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懃誠懼無以處心陛下躬天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憂造成也仍頻也大憂和帝殤帝崩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大宗聖策定於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竝享大封猥曲也伏聞詔書驚惶懃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誠前代外戚上官安霍禹之屬皆被誅戮也退自惟念不寒而慄惟思也不寒而慄言恐懼也前書曰義縱為定襄太守郡中不寒而慄也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毋子兄弟內相勑厲冀以

端慤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横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營昧死陳乞太后不聽騭頻上疏至於五六乃許之其夏涼部畔羌搖蕩西州朝廷憂之於是詔騭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諸部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陽使征西校尉任尚從事中郎司馬鈞與羌戰大敗時以轉輸疲弊百姓苦役冬徵騭班師班還也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將迎拜騭為大將軍軍到河南使大鴻臚

親迎中常侍齋牛酒郊勞王主以下候望於道既至大會羣臣賜束帛乘馬駟馬曰乘寵靈顯赫光震都鄙時遭元二之災臣賢案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令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人士荒饑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騭等崇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賢士何熙祋諷祋姓也音丁外反又音丁活反羊浸李郃陶敦等列於朝廷辟楊震朱寵陳禪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四年母新野君寢病騭兄弟並上書求還侍

養太后以閭最少孝行尤著特聽之賜安車駟馬及新野君薨騭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之騭等既還里第竝居冢次閭至孝骨立有聞當時及服闋詔喻騭還輔朝政更授前封騭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竝奉朝請位次在三公下特進侯上（在特進及列侯之上）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卿參謀元初二年弘卒太后服齊衰帝緦麻竝宿幸其第弘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歐陽生字伯和千乘人事伏生武帝時人）諸儒多歸附之初疾病遺言悉以常服不得用

錦衣玉匣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位特進封西平侯太后追思弘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錢千萬布萬匹隲等復辭不受詔大鴻臚持節即弘殯封子廣德為西平侯將葬有司復奏發五營輕車騎士禮儀如霍光故事霍光薨宣帝遣太中大夫侍御史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修幕府冢上賜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轀輬車黃屋左纛輕車材官五校士以送葬也太后皆不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白蓋車也後以帝師之重分西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為都鄉侯四年又封京子黃門侍郎珍為陽安侯邑三千五

百戶五年悝閭相繼竝卒皆遺言薄葬不受爵贈太后竝從之乃封悝子廣宗為葉侯閭子忠為西華侯自祖父禹教訓子孫皆遵法度深戒竇氏章帝竇皇后竇勳女祖穆及叔父俱尚主穆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化後竝坐怨望謀不軌被誅故鄧氏深引為誡也檢勑宗族闔門靜居闔閉也騭子侍中鳳嘗與尚書郎張龕書屬郎中馬融宜在臺閣又中郎將任尚嘗遺鳳馬後尚坐斷盜軍糧檻車徵詣廷尉檻車謂以板四周為檻無所見鳳懼事泄先自首於騭騭畏太后遂髡妻及鳳以謝天下稱之建光元

年太后崩未及大歛帝復申前命封騭為上蔡侯位特進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而乳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黄門李閏侯伺左右及太后崩宫人先有受罰者懐怨恚因誣告悝弘閶先從尚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和帝長子平原王勝無嗣鄧太后立樂安王寵子得為平原王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德葉侯廣宗西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為庶人騭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皆免官歸

故郡沒入隲等貲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逼廹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隲為羅侯羅縣屬長沙國隲與子鳳竝不食而死隲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唯廣德兄弟以母閻后戚屬得留京師大司農朱寵痛隲無罪遇禍乃肉袒輿櫬櫬親身棺也上疏追訟隲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詩凱風曰母氏聖善文母文王之母太任也言太后有聖智之善比於文母也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殤帝崩太后與隲定立安帝故曰是賴功成身

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為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而横為宫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申明白也獄不訊鞫訊問也鞫窮也遂令騭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竝不以命七人謂騭從弟豹遵暢騭子鳳鳳從弟廣宗忠也屍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血祀謂祭廟殺牲取血以告神也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詔免官歸田里衆庶多為騭稱枉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以逼迫廣宗等故也還葬洛陽北芒

舊塋公卿皆會喪莫不悲傷之詔遣使者祠以中牢諸從昆弟皆歸京師及順帝即位追感太后恩訓愍騭無辜乃詔宗正復故大將軍鄧騭宗親内外朝見皆如故事除騭兄弟子及門從十二人悉為郎中擢朱寵為太尉録尚書事寵字仲威京兆人初辟騭府稍遷潁川太守治理有聲〇劉攽曰案他處無治理並出者蓋本以理字代治後人誤兩存之及拜太尉封安鄉侯甚加優禮廣德早卒甫德更召徵為開封令〇劉攽曰案已言召又云徵丈理重疊蓋多一召字學傳父業喪母遂不仕閶

妻耿氏有節操痛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
子嗣為閻後耿氏教之書學遂以通博稱永壽中與伏
無忌延篤著書東觀官至屯騎校尉禹曾孫香子女為
桓帝后帝又紹封度遼將軍遵子萬世為南鄉侯拜河
南尹及后廢萬世下獄死其餘宗親皆復歸故郡鄧氏
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
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
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

莫與為比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高帝呂后昭帝上官后宣帝霍后成帝趙后平帝王后章帝竇后和帝鄧后安帝閻后桓帝竇后順帝梁后靈帝何后等家或以貴盛驕奢或以攝位權重皆以盈極被誅也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釁後主必貽罪釁於嗣君以至傾覆數猶理也其致敗之理可得言焉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後主謂嗣君也言外戚握權者當先帝時或容免禍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言外戚之家承隆寵於先帝不結恩於後主故權勢先在其身也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圖謀也其人既居權要禮數不可不重故後主枉其本性與之圖謀政事非心所好也來

寵方授地既害之後來寵者方欲授之要職而先代權臣見居其地必須除舊方得授新是地既害之也隙開埶謝讒亦勝之君臣有隙上下離心則權寵之人形勢漸謝於是讒人構會尋亦勝也悲哉隲悝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樂毅忠於燕昭王其子惠王立而疑樂毅樂毅懼而奔趙趙王謂樂毅曰燕力竭於齊其主信讒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伏而垂涕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臣若獲戾於它國沒身不忍謀趙徒隸況其後嗣乎事見史記

寇恂傳曾孫榮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為著姓恂初為郡功曹

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於界上況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君者尊之稱也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隳大信隳毀也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隙將復何以號令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為吏人所親今易

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秖更生亂為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況發兵恂與門下掾閔業共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拔卒也昔王莽時所難獨有劉伯升耳今聞大司馬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以詳擇去

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況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為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羣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歡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非其人不可故難之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

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肄習也）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前書音義曰淇園衛之苑多竹篠也）養馬二千匹收租肆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

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温鞏温並今洛州縣臨黄河故曰鞏河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温下軍吏皆諫曰令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絶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温郡之藩蔽失温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

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内有項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於是即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絶前書音義曰驪駕併駕也輦車人挽行也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内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悦漢王與項羽相拒京索蕭

何留守關中上數使使勞苦何鮑生謂何曰今君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者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何從其計高祖大悦令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以前人為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内恂求從軍帝曰河内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為軍鋒帝善之皆以為偏將軍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是時潁川人嚴終趙敦聚衆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為寇恂免數月復拜潁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

郡中悉平定封恂雍奴侯邑萬戸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部將謂軍部之下小將也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為恥歎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懐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劒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劒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史記曰秦王與趙王飲於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秦御史書曰某年某月趙王為秦

王鼓瑟藺相如前請秦王擊缶秦王怒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秦王不懌為擊缶相如顧趙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為趙王擊缶秦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竟酒不能相加既罷歸國趙拜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厚辱之相如出望見廉頗輙引車避之舍人諫相如曰夫以秦王相如能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吾念彊秦不敢加兵於趙者蓋以吾兩人也今兩虎鬬必不俱全吾所以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

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勑屬縣盛供具儲酒醪說文曰醪兼汁滓酒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饌具也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

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闘今日朕分之分猶解也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川東觀記曰郡中政理盜賊不入三年遣使者即拜為汝南太守即就也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盜賊清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浮為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

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狡猾也說文曰如詿亦誤也音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恂前為潁川太守故曰復借也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高平縣屬安定郡續漢志曰高平有第一城也帝使待詔馬援招降

峻由是河西道開中郎將來歙承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内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冀及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坻及囂死峻據高平畏誅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太中大夫竇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駕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從洛陽至高平長安為中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為至戒帝不從進軍及汧汧縣

屬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也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

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噐十二年卒謚曰威侯子損嗣恂同産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封列侯者凡八人終其身不傳於後初所與謀閔業者恂數為帝言其忠賜爵關內侯官至遼西太守十三年復封

損庶兄壽為汶侯汶縣屬沛郡汶音故交反後徙封損扶柳侯扶柳縣屬信都郡故城在今冀州信都縣西也損卒子蘯嗣徙封商鄉侯蘯卒子襲嗣恂女孫為大將軍鄧隲夫人由是寇氏得志於永初間安帝永初元年鄧太后臨朝故得志也恂曾孫榮

論曰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左傳曰晉范武子會將老召其子文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矣而易者實多也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唯君子乎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於寇公而見之矣論語孔子之言

榮少知名桓帝時為侍中性矜絜自貴於人少所與與黨與也以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聘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以罪辟與宗族免歸故郡吏承望風旨持之浸急榮恐不免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曰自從也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為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

武先寛容後刑辟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大戴禮曰男子八月生齒女子七月生齒也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為專權之臣所見扺抵說文曰抵側擊也扺音片支反抵音之氏反青蠅之人所共構會青蠅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於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青蠅能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埶於是遂作飛章以被於臣欲使墜萬仞之阬踐必死之地令陛下忽參母之仁發投杼之怒史記曰昔曾參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乃投杼

下機踰牆而走矣以曾參之賢其母猶生疑於三告尚書背繩墨案空劾繩墨謂法律也不復質确其過寘於嚴棘之下質正也确實也說文云确音胡角反此苦角反嚴棘謂獄也易坎上六曰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也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羨佞邪承旨廢於王命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為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欲詣闕披肝膽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為諂諛張設機網復令陸下興靁電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騰竝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但未掘壙

出尸剖棺露胔耳（胔謂骨之尚有肉者也月令曰掩骼埋胔音才賜反又在修反）昔文王葬枯骨（解見順紀）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大雅行葦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公劉之時仁及草木敦然道傍之葦牧牛羊者無使踐履折傷之況於人乎故禁以自喻焉）今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興虛誣之誹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啟獨覩之明拒讒慝之謗絶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援没溺之命不意滯怒不為春夏息（春夏長養萬物故不宜怒矣）淹恚不為順時怠遂馳使

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尅剝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罝萬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史記曰楚人伍奢為平王太子建太傅費無忌譖殺奢奢子員字子胥奔吳楚購之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漢求季布無以過也季布為項羽將數窘漢王項羽滅高祖購季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罪足以蠲除無驗謂無罪狀可按驗也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甫始也力甚也止則見掃滅行則為亡虜苟生則為窮人極死則為冤鬼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有沉淪之憂遠巖牆

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惡大憝憝惡也主言元惡之人大為人之所惡也足以陳於原野備刀鋸鋸刖刑也國語曰刑有五大者陳諸原野矣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眾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周禮秋官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左嘉石平罷人右肺石達窮人而閶闔九重閶闔天門也陷穽步設穽阬穽也舉趾觸罘罝說文曰罘兎網也罝亦兎網也音浮嗟動行絓羅網無緣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讎匹夫讎之則一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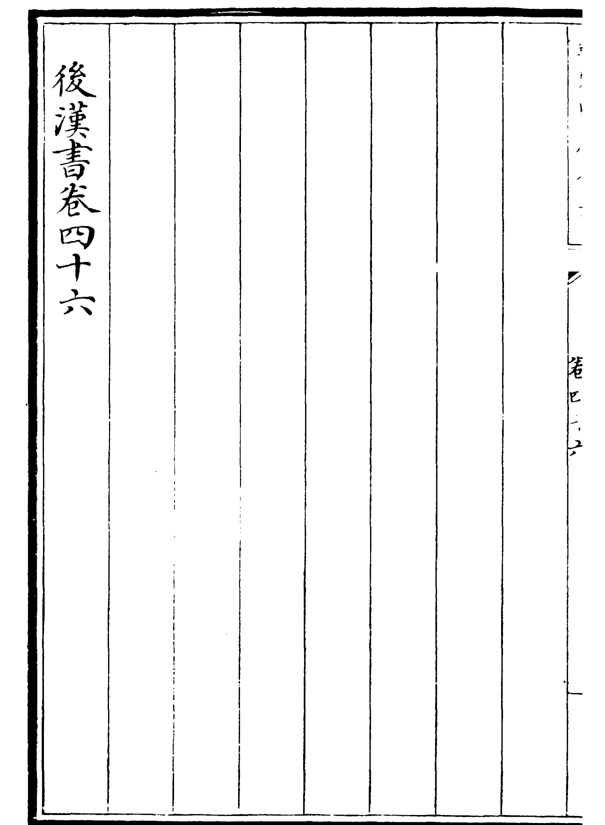
盡懼左傳曰晉侯之豎頭須曰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也臣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離歷陰陽易位當煖反寒春常淒風淒風寒風也左傳曰春無淒風夏降霜雹月令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為號令前書翼奉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也春夏布德月令春天子布德行惠發倉廩賑窮乏夏行封慶賜無不欣悅也議獄緩死之時易中孚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企成湯避遠讒夫之誡劉向說苑曰湯大旱七年使人持鼎祀山川祝曰政不節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崇邪女謁盛邪使人疾邪何不雨之極邪以寧風旱以弭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

重猶惜也固不為明朝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史記曰屈原事楚懷王王受讒流屈原於江南屈原憂愁悲思遂投湘沅而死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哀史記曰伍子胥為吳行人被宰嚭所譖吳王賜屬鏤之劒以死王取其尸盛以鴟夷浮之於江中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以葬江魚之腹無以自別於世屈原曰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也不勝狐死首丘之情營魂識路之懷禮檀弓曰古人有言狐死正首丘仁也楚詞曰願徑逝而未得魂識路之縈縈老子曰載營魄猶營魂也犯冒王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訴毒痛兩觀闕也孔子攝司寇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然後登金鑊入沸湯糜爛

於熾爨之下九死未悔楚詞曰雖九死而未悔也悲夫久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殞命以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廩倉也浚深也史記曰舜父瞽叟常欲殺舜使舜塗廩從下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後又使穿井舜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父乃與象共下土實之舜從旁空出去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申生晉獻公太子獻公用驪姬之讒而殺申生事見左氏傳臣敢忘斯議。劉攽曰案文議當作義不自斃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重責頤陛下匄兄弟死命匄乞也音蓋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寛饒之惠先死陳情臨章涕泣泣血漣

如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居不獲安行無所適窮困閭戹無所委仰者帝省章愈怒遂誅榮寇氏由是衰廢

贊曰元侯淵謨乃作司徒明啓帝略肇定秦都勲成智隱靜其如愚論語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也子翼守溫蕭公是埒埒等也係兵轉食以集鴻烈誅文屈賈有剛有折誅皇甫文屈於賈復



後漢書卷四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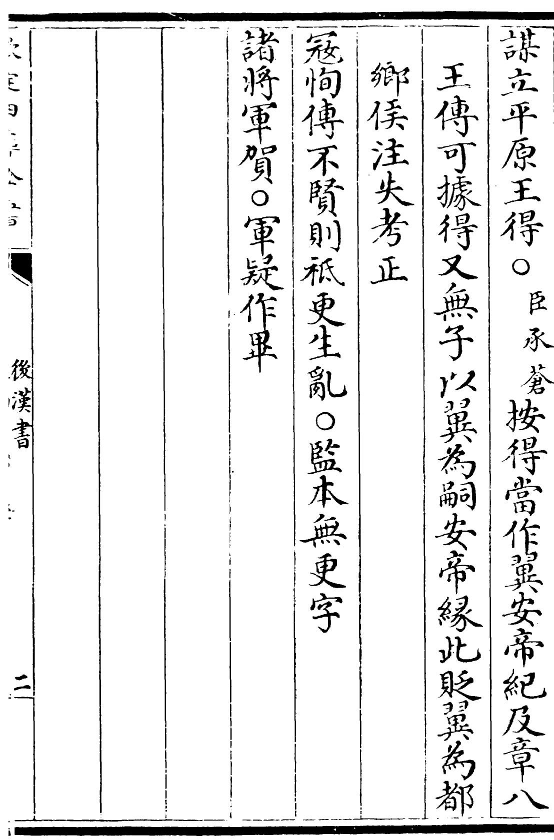
後漢書卷四十六考證

鄧禹傳從至廣阿注橫野將軍劉發大破之○發本或作奉

敬敷五教五教在寬○第六卷帝紀注引書亦複出五教二字與今尚書文不同

鄧禹孫隲時遭元二之災注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臣世駿按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上嗣位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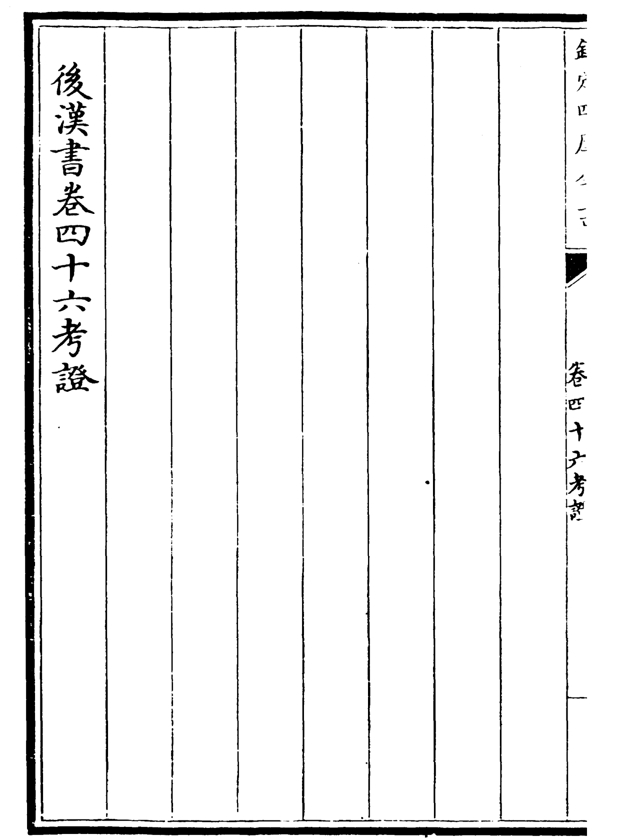
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黄龍見蓋章帝時事考之本紀所書建初三年以後諸瑞皆同則知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既稱嘉德布流以致祥瑞其爲非災眚之語益可決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滇羌寇叛郡國地震大水鄧隲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凡漢碑重文不皆用小二字豈有范史一部唯獨一處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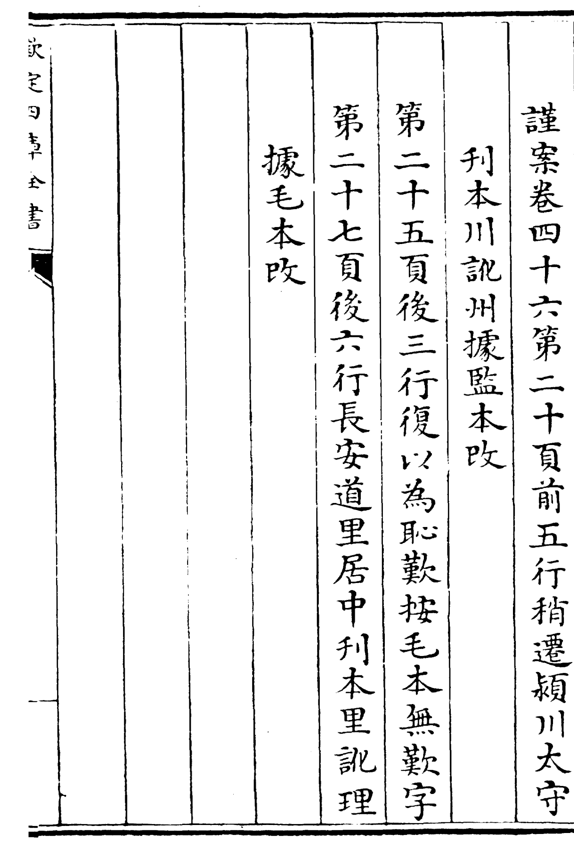


謀立平原王得○臣承蒼按得當作翼安帝紀及章八王傳可據得又無子以翼爲嗣安帝緣此貶翼爲都鄉侯注失考正

寇恂傳不賢則祗更生亂○監本無更字

諸將軍賀○軍疑作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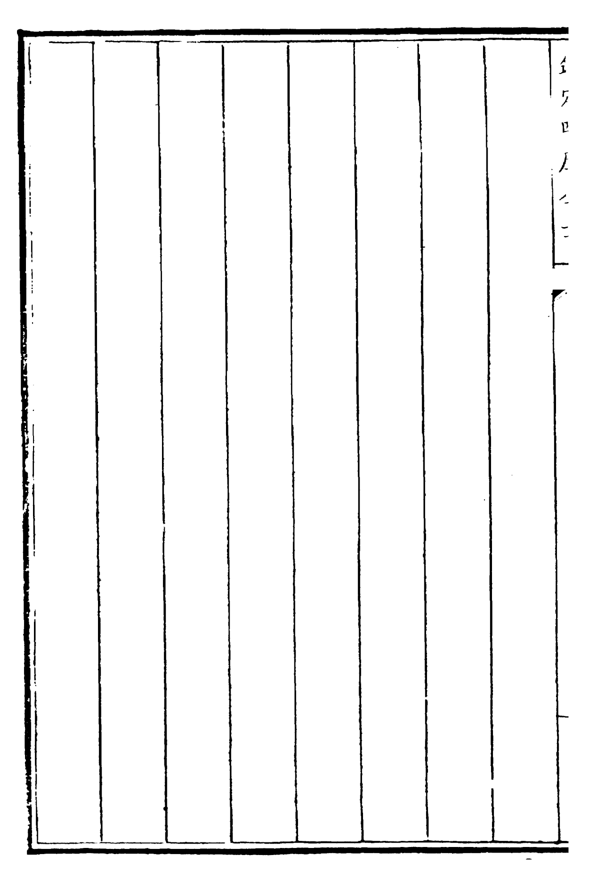

後漢書卷四十六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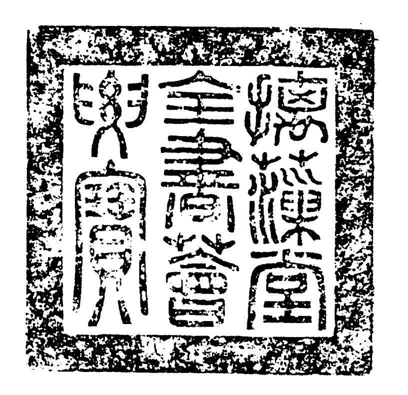


謹案卷四十六第二十頁前五行稍遷潁川太守刊本川訛州據監本改

第二十五頁後三行復以為恥歎按毛本無歎字

第二十七頁後六行長安道里居中刊本里訛理據毛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李　本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